

第八十章 大石壓車誰能阻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楊萬裏看了身旁的範閑一眼，說道：“老師，江南的事情已定，您也不要太操心了。”

他這話說的很真心，很誠懇，此時的楊萬裏，經由了大半年河堤上的風吹雨打，河運總督衙門裏的扯皮推諉，早已漸漸摸清了做官的真諦，民生的艱難。

為官者，若想為百姓做事，替朝廷分憂，手中就一定要權有錢，不然你什麼事情都做不出來。楊萬裏因為有範閑做靠山，所以在工部沒有哪個上司敢對他指手劃腳，河運總督衙門裏雖然依然一塌糊塗，可是他卻有權力直接拔內庫的銀子，所以在這方麵，沒有人能夠給他製造障礙。

他再不是當年那個一拂兩袖清風，便敢對著門生大吵大嚷的純潔青年，每念及此，對於門師當年在杭州西湖邊裏的教訓深深佩服。

此時二人腳下連綿不盡的河岸長堤，便是這一年裏楊萬裏的成就。每每看著那些方石黃土，看著堤下馴服的江水，他的心裏總是充滿了充實與驕傲，身上打著補丁的衣服，黝黑的麵龐，都成了一種光榮的印記。

楊萬裏清楚，自己能夠達成人生理想，所依靠的，便是老範尚書和小範大人父子二人無微不至的照顧和提攜，所以他對於門師的到來，一則喜悅，一則擔憂，說出了先前那句話。

天下人都知道範閑在回京的時候曾經遇襲，楊萬裏很擔心門師的身體。

範閑搖搖頭，望著腳下的江水說道：“無妨，你不要將我看的太高，我是個懶人。不會忙於政務而壞了自己地身體...至於江南的事情，明家的七寸早被捏住了，他們自然沒有什麼還手之力，隻是如果想一口吃掉。其實還是有些困難。”

如今的楊萬裏，當然能聽懂這話裏地意思，吃掉明家不難，關鍵是明家背後的皇族成員們，如果範閑不用忌諱宮中的情況，明家早就已經被他吃掉了。

範閑笑了笑，沒有詳細地說具體情況，隻是安慰說道：“此次回京，頗有收獲，陛下頓整吏治的決心雖然沒有下。但是朝堂之上的換血已經開始進行...你應該在邸報上看見了成佳林的名字。”

“是啊，佳林兄是我們四人當中第一個回朝任職的。”楊萬裏高興說著，範閑遇刺的調查無疾而終。而慶國皇帝卻借機趕走了一些老家夥，安插了許多新人入朝，範門四子中最沒有名氣的成佳林便恭逢其會，越級提拔，如今已經是禮部員外郎。是朝廷的重點培養對象。

範閑看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你們四人之中，佳林最是沉默中庸。也唯因此，他反而走地比季常更順利一些...當然季常的問題也在我，如果不是我把他喊到膠州去，他也不會陷入此種僵局之中，隻盼他不要怪我才是。”

楊萬裏搖頭道：“老師這說的是什麼話？膠州地事情，季常也來信與我說過，茲事體大，也隻有季常才能處置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既然四人知道自己的苦心。那也不用自己再多解釋。

二人沿著長長的江堤往著下遊的方向走去，一路散步，一路說著閑話。範閑提醒道：“你在河工衙門的事情我很清楚，朝廷也清楚，如今拚命萬裏地稱謂也傳入了宮中，這對於你將來是大有好處...不過你還是要記住當年我說的那句話，修河工這種事情，你會的事情，就要努力去做，你不懂地東西，千萬不要胡亂指揮。”

楊萬裏笑著應道：“在河堤上呆了一年，再不懂的東西，也了解了一些。”

範閑不讚同地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河工乃大事，甚至比西胡北齊邊境上的戰事更要緊，如果隻是了解一些...這些怎麼足夠支撐你說出如此信心十足的話來？”

楊萬裏馬上聽懂了，慚愧受教。

“區區一年的時間，當然不可能止住河患。”範閑忽然皺眉說道：“這是十年之工，甚至是百年之工，甚至是隻要人們在這大江兩岸生活多少年，就要修多少年，你要戒驕戒燥...甘心寂寞才是。”

“是，老師。”

“不過也要注意培養一些得力的下屬和專才。”範閑誠懇說道：“雖說你有為萬民造福之願，可是長年風吹雨淋，身子骨也怕受不了，你培養出了得力的人，河工衙門就不要再呆了，給我回京認真做事去。”

楊萬裏一驚，趕緊分說道：“老師，我可不想回京，那京裏比大堤上可麻煩多了...再說，我也不怕吃苦，早習慣了。”

“京裏當然麻煩，但你要做事，就必須回京！”範閑斬釘截鐵說道：“這和你能不能撐住這份苦無關，我還指望你多活幾年...這麼大年紀的人了，連媳婦兒都還沒娶，傳出去像什麼話？”

楊萬裏苦惱不敢多言語。說來也奇妙，範閑的年齡比他四位門生都要小，可是這兩年裏偶爾碰在一處，範閑擺起門師地譜教訓他們，竟是越來越習慣了，這大概便是所謂的居移體，養移氣。

...

後幾日範閑依舊是在潁州盤桓，大部分時間都在江堤上與楊萬裏指指點點，卻也免不了要受河工總督衙門的宴請。一般的地方官員範閑可以推托，可這一次河工總督竟是親自前來宴請，這等麵子，實在是沒輒。

總督請範閑的理由很簡單，河工總督衙門缺的就是銀子，而範閑主持內庫有的就是銀子，這一年河工總督門修河順利，大受聖上嘉獎，就是因為範閑從明裏暗裏，對這個衙門投注了十分熱情和無數銀兩。這種情份，由不得總督大人感激不已。

而讓楊萬裏感到奇怪的是，門師一直停留在潁州究竟是為什麼，行江南路欽差當然可以巡視大堤建設，可是看範閑的模樣。竟是準備在這裏呆半個月。

“老師，您難道不去蘇州呢？”有一天，楊萬裏大著膽子問道。

“不著急，再等等。”

範閑笑了起來。慶國京都在北，蘇州在東，他此時穩坐潁州，冷眼旁觀著兩地即將發生的事情，就如同一個挑夫挑了兩擔刺果，恰好將扁擔挑在肩上承著力，卻不擔心被那些刺果刺痛自己地大腿。

他在等著蘇州的事情先進入正題，然後等著京都的事情爆發，潁州是看戲最好的地方，因為雖然他這人在天下官員眼中十分犯嫌。但在這種敏感地時刻，他依然需要避嫌

監察院啟年小組在江南有兩位領頭人物，一位是在閩北三大坊統管內庫出產事宜的蘇文茂。一位是在蘇州城內庫轉運司裏盯著明家動靜的洪常素。

針對明家的動作，其實早在一年前就布了局，而真正的動局也從半年前就開始。一麵招商錢莊大力地向明家輸銀以支持對方的渠道和日常所需，又開始挑弄明蘭石開拓新的商路，同時還對那位隻喜歡相撲的明六爺下了手...那位糊塗的明六爺。隻知道招商錢莊借了自己不少銀子花，卻根本沒有想過，他自己在明家的股份。早已經成了招商錢莊裏地幾張契紙。

這一切都是明著進行的，因為招商錢莊就算此時逼債，以明家的雄厚實力，手中地貨物抵押，日常的流水，太平錢莊的支持，依然可以應付，而不必被迫清盤，以商行股份和田產來清償

所以一直以來。擺在範閑麵前的問題，便是如何讓明家的流水急速縮價，讓明家地周轉發生嚴重的問題。

對付明家這麼龐大的產業，就算再有錢，隻怕都很難達成這個目標，但問題在於，範閑擁有內庫地全權處置權，死死地掐住了貨物的供應，也等若是扼住了明家的咽喉。

率先動手的是蘇文茂，在內庫轉運副使，那位任少安堂兄弟的全力配合下，在慶餘堂幾位老葉掌櫃的巧手安排下，從去年夏末時，內庫三大坊的出產便開始逐步穩定地上升，質量也有了極大的提高。

出貨多，吃的貨必然就多，明家也不肯放過這個機會，加之這段時間內，監察院對明家地騷擾也放鬆了不少，所以明家的整個產業全部活了起來，一時間吞了無數貨，向著東夷城和泉州方向運去。

如此大的一筆貨物雖然耗去了明家大量銀錢，但是明青達並不擔心，因為這一轉手便有回銀進帳，這也正是他那段日子裏感覺心情輕鬆的原因。如果一直這樣下去，那該是多麼美好的日子啊。

然而內庫轉運司三大坊忽然間不知道什麼原因停工了！

...

停工的消息傳到蘇州後，明青達大發雷霆，讓明蘭石趕緊到內庫轉運司衙門，追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洪青達很無恥地接下了他的質問，卻隻肯表示三大坊正在進行例常的設備檢修，需要等一些時辰。

明家有發怒和咆哮的資格，因為他是內庫召標出了無數萬兩銀子的皇商，內庫既然收了他們的標銀就要保證他的來貨渠道，不然他可以去打禦前官司。

但洪常青也有拖延的借口，因為三大坊在去年一年裏的出貨，已經完成了標書上的份額，就算停個十天半月，你明家該收的貨已經收完了。

明青達無可奈何，隻得運用官場中的力量打探閩初一地的真正消息，好不容易有了消息回來，聽說是三大坊裏又開始鬧工潮，那位監察院的蘇大人砍了二十幾個人的腦袋，才勉強鎮壓住，隻是卻要誤很多天的工。

得知是這個原因，明家才緩了一口氣，隻要不是範閑的陰謀就好，便開始等待著內庫複工的那天。之所以明家會如此迫不及待，如此緊張...全是因為前兩個月裏一切風調雨順，明家對於內庫的出貨能力漸漸認可，按照日常的數量，與東夷城和海外簽訂了大筆合同。

貨單如今已經到期，明家需要大量的貨物，商家需要的是信譽。明家寧肯賠錢，也不願意沒有貨賣出去。

又過了數日，三大坊終於複工...然而生產出來的各式貨物卻沒有多少，杯水車薪。不知何時才能回覆去年地光景。明家一時陷入了小小的慌亂之中，為了完成貨單，不得已開始四處調貨，將家族存著最後備用的存貨調光了不說，還迫不得已用高價在行北路和行南路的那幾家中借了些貨。

得了帳房先生地回報，衡估了一下如今族中可用的流水，明青達皺著眉頭說道：“範閑究竟想做什麼？難道收我幾天貨，就想把我打垮，這也太幼稚了。”

明蘭石在一旁聽著，嘴裏有些發苦。這些天他暗中向招商錢莊調了一筆銀子準備參手到私鹽生意，他這次的合作對象，是江南最大的鹽商楊繼美。而且知道楊繼美和總督大人薛清的關係極鐵，所以明蘭石並不擔心什麼...隻是私鹽的回利至少需要三個月...如果父親知道他把家中的流水挪到了別的地方，會不會還像現在這樣成竹成胸？

“我們明家別的沒有，就是有銀子。”明青達冷漠笑道：“範閑想操控市麵上的貨價，來吃我們家地銀子。那就送給他吃，反正他將來還是要吐回來...必須把這次的貨單完成。”

然而監察院的行動當然不僅僅是操縱貨價這般簡單，便在明家高價集貨成功之後地第二日...三大坊的工人們像是吃了麻黃素一般興奮起來。內庫的運作忽然爆發，根本看不出一絲工潮的影子，在極短的時間內就連創日產量地高峰。

幾大皇商出手的貨價雖然是朝廷衡定的價格，但賣出去地價錢必然要受上遊供貨方的控制，此時貨價賤了起來，生意卻好了不少，嶺南熊家、孫家甚至是夏明記都在這一波行情中掙了不少，主要是掙了明家不少差價...誰讓明家標路最多。

明家辛辛苦苦集的高價貨，履行了大部分的貨單。然而眼睜睜看著市麵上的貨價在降，說不出的惱火，尤其是泉州出海的幾個洋人更是無恥地跑了路，轉向嶺南去接便宜貨...讓明家砸了一大堆高價的瓷器香水在手裏。

僅此一役，明家就折損了七十萬兩的流水。

如果放在以前，這七十萬兩對於江南明家來說並算不了什麼，但是被監察院全力打壓了一年之後，明家地流通渠道裏早已接近水枯，全靠太平和招商兩家錢莊支撐，如今又有七十萬兩流水像雪花一樣消融不見，由不得明家主人明青達不警惕起來。

...

“這一單一定要送過去，施辟實雖然是個洋人，但他背後也是大的洋商行，一定不會像那些島人那般無恥，他也是講信譽的。”明青達揉著疲憊的雙眼，對下麵的兒子說道：“蘭石，這次你親自押貨去，一定要小心。”

明蘭石應了一聲，他也知道這批貨很要緊，因為這批貨是父親大人想盡一切辦法，不知動用了多少關係，才從內庫裏搶出來的一批試用貨。

所謂試用貨，指的便是內庫初次研製成功的貨物，如同以前的烈酒，香水一般，定價雖然極高，但世人皆知肯定是極新奇的玩意，一旦賣出去，可以當作黃金賣。

這次的試用貨是一批鏡子明蘭石親自驗過貨，這些鏡子主料是玻理，但背麵不知道是怎麼做的，竟然給鍍上了一層銀子，照上去纖毫畢現，實在是寶貝兒。

按理講，以範閑和明家的關係，內庫這麼重要的試用貨怎麼也輪不到明家發財，然而明家畢竟在江南經營日久，轉手通過另一家皇商才把這批貨吃了下來。但明蘭石心中依然有些不祥的感覺...如果能把這批銀鏡安全送到泉州的施辟竇手上，明家目前十分艱難周轉局麵便可以得到很大的緩解，可是...會這麼順利嗎？

“不要擔心什麼。”明青達陰沉著臉說道：“我已經與京中通了消息，這批貨你親自押送，膠州水師那邊也交待過，這次我們不自己出海，雖然少掙些，但行走在州郡之間，應該安全...”

這位已經忍讓範閑一整年的明家主人忽然抬起頭來，寒著聲音說道：“如果有人...真地敢殺人搶貨...總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殺死，逃回人來，我們便上京打禦前官司！”

...

三日後，由蘇州往東南方去的一座小山之上，洪常素看著山下那條長長的車隊笑了起來，裝銀鏡的車子並不多，隻有兩輛馬車，但明家竟然出動了五百私兵前來護送，果然是十分重視這筆出口的貨單。

然而他的笑容馬上就斂了下來，變成了一片寒冷，在這一刻，他想到了一年前，膠州水師大批官兵上島屠殺的那一日他想到了那些吃腐屍的海鳥，那個島上死不瞑目的海盜兄弟們。

雖然從一開始，他就是監察院的密探，負責上島偵緝，但在島上和那些海盜呆的久了，總有些感情。所以今天他站在山上，看著下方明家的車隊和私兵，唇角露出一絲快意而血腥的笑容。

今天不殺人，但肯定比殺死這些人，還讓明青達更心痛。

正思考間，一隊約二百人左右的騎兵，護送著幾輛馬車，從和明家正對著的官道上走了過來。

兩邊對衝，便堵在了山下。

明蘭石一直小心注意著道路上的情況，看著這群人，馬上發覺到一絲詭異的氣氛，指揮手下的私兵們拔出了武器，準備迎敵。

但那二百人的騎兵並沒有如何動作，隻是冷漠地與明家車隊擦肩而過，這些騎兵雖然直立馬上，但渾身上下都透著股寒冷而肅殺的氣息，令明家的私兵們不敢妄動。

恰恰兩個車隊並成兩條線的時候。

二百騎兵護送的幾輛馬車忽然邊廂破了，裏麵的東西全部傾了出去，砸在了明家存放銀鏡的馬車上！

如果是一般的貨物，砸一下又怕什麼？

但問題是砸在存放銀鏡馬車上的東西...是礮石，極重極沉極有棱角的礮石！

無人膽敢以血肉之軀去攔，就算身負嚴命的明家私兵也是如此，隻聽得轟的幾聲悶響之後，傳來無數聲細細碎碎的破裂聲音！

明蘭石尖叫一聲，趕緊下馬查看，隻見那一百多麵銀鏡...絕大部分都被壓成了碎碎閃光的鏡片，雖然依舊反射著迷人的光芒，可是...

山下官道上頓時大亂，無數人拔出兵器，雙方對峙著，大戰一觸即發。

明蘭石眼前一黑，馬上知道完了，他狠狠地轉頭，盯著那二百騎兵的首領人物，咬牙說道：“果然...堂堂監察院黑騎，什麼時候也做起了殺人劫貨的事情？”

那名首領人物臉上罩著銀色的麵具，並不意外明家少爺能認出自己一行人的身份，因為他們今天本來就沒有準備

遮掩身份。

監察院黑騎副統領荊戈望著明蘭石冷漠說道：“本將沒有殺人，也沒有劫貨...本將護送內庫三大坊所需要石材途經此地，爾等民間商人竟敢阻路，道路窄且狹，不幸翻車，雙方均有損失，某不要你們賠償...爾等也休要鼓噪，激怒了爺爺凶性子，仔細你的人頭。”

明蘭石眼光有些昏暗，看了看那些渾身鐵血氣息，似乎躍躍欲試的黑騎...他強行將胸中的憤怒壓了下去，隻覺咽喉裏一片血腥味道，瞪著眼睛痛苦失神道：“翻車？”

這世上有翻車翻的這麼準的？雙方均有損失？你家的石碌怎麼翻也不會少個角，而自家...卻是脆弱的銀鏡啊！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